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園漫錄卷六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紹髙

南園漫録卷六

明 張志淳 撰

文姜

時讀春秋至於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便不可及長而問之治春秋者不過本胡氏說以先書夫人於齊及哀姜薨於夷齊人以歸為謹之於始而已恐是說終牽強不可通也夫以文姜之通兄弑夫其淫惡

與武曌埒而聖人書法僅僅若此朱子謂平生不敢說

春秋又謂春秋自難理會其謂是夫

因革義

自三皇五帝三王皆建號唯秦政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遂稱皇帝自三代以上皆封建唯秦政遂罷侯置守自漢髙以上皆無年號唯漢武帝始立年號夫秦皇漢武皆公論所不與其所建置則後世不可易者如此豈非其人則非其計則是所以足為後世法耶又唐虞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皆以封國之名建有天下之

號元有天下其初仍舊號蒙古後其臣始倣拓拔改姓之意而為有天下之號曰元且傚引唐虞之字以就其以義立號之說至皇朝繼之因亦以義立號而萬世不可易易大隨時之義書垂善無常主之訓大學憎而知其善其此之謂也不然春秋書天王而石勒之僭王為是有虞以氏號而霸先之號陳為得矣此豈易言也哉此豈易識也哉

微子

或問朱子以武王既誅紂矣時微子為紂兄又賢立以為君夫豈不可朱子不答愚以為使武王如或人之見則武王不足以為聖人矣蓋聖人之心大公無我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天之生紂已絶商命矣武王奉天敢昧此意以利其名哉又當時八百之諸侯同奉周矣武王復立微子則八百之諸侯可能聽武王以立微子哉借曰聽武王而立微子矣則四海之民讐紂者可能帖然而安乎况已誅天子再復臣位雖以武王之聖能處之

無嫌而周之公劉后稷之業子孫百世之計九州四海之亂有不自我而作乎或曰覩書經旅商士之文告則民猶思商自蘇氏以為在周為頑在商為良遂沿習莫考夫不靖者皆紂之黨也溺紂之荒淫逸樂以有位於朝者何啻飛廉輩數人而已哉此其黨與實繁有徒所以誘惑齊民又不可勝計也乃指為在商為良豈不誤哉夫民則去惡歸善也士則假善恣惡也若以為真而與之則亂從茲起不但公劉后稷不血食而貽禍罔極

武王殆亦宋襄之流矣天命人心之去留聖人精義入神之大用於斯焉在此豈膠固淺見所能測乎或疑恭操懿温之賊得斯説而肆是不然公私理欲誠偽之不同而已嘗疑朱子之不答意蓋在此

無間言

漢杜鄴傳謂孔子善閔子騫能守禮不苟從親之所行無非理者故人無可間也顧又不及昆弟其亦以是而無間與如此解則閔子之為孝尤大矣然終過於求

深但視令之為舉業學者口耳循習中無所知則優矣

諸葛堰

城南八里有堰溉田甚廣舊名諸葛堰每歲脩堤竹木為害特甚成化戊子高郵朱御史暟以甓易之迄今無擾可謂才而惠矣今祠於名宦

剛明

華容王戶侍儼在部時值考察京官而吏部與都察院

皆慮致怨則決於其長時戶書正缺王慨然任之獨戶部所黜屬官最多竟亦無怨之者可謂剛明矣後王两被劾於言官人疑其為此王曰不然兹有由吾廵撫河南藩司以脩黄河歲用之夫銀請曰夫當分送某内臣某閣老某尚書侍郎吾允之仍舊而已布政某初亦不計璽寶許戶侍初罷官家居也其二子皆居言路所以每劾由此詞氣和平殊可敬也

人事

予為驗封主事見司務廳遣吏送布按府書帕因謂二僚曰此加諸文選考功猶有謂於吾輩何居一僚曰此何足計二司正郎此時已有織金幣二矣予以嘗任文選主事亦皆如此笑曰正郎行事主事豈容知耶再任稽勳員外郎又值司務送書帕因又曰驗封猶有謂為封贈也於斯何居一僚又所云如前後任考功文選即中懲斯言決無私受然果有書帕之外之幣但亦言之過甚也然苦卻之矣後皆以為薄彼如今陸兵書完為

江西憲長時別餽幣一端不受後在南京常與之會終是介意也又南京金兵侍澤考滿鈞陽馬公問詢予曰金亞卿於汝有人事否答以有扇四柄帕二方書二册馬曰於吾之禮幾乎數十兩汝豈無半乎一時憤辯傷急公微哂曰吾子為陸安知州考滿買茶作吏部人事吾所知也則又辨曰茶為禮時志淳為主事亦不多值以老大人故亦各有香與帕答之公徐曰若如汝言則今吏部司屬爭求入何意哉予乃為公反覆辯論且云

為求人事貨利而入者豈曰皆無但亦愚耳果曰求利
雖何官不可求利果志不在利如老大人不受金亞卿
之弊豈待強乎公稍觧出過太僕少卿楊晉叔問所以
備述告之楊曰子言誠是但云何官不可求利亦過激
予請其故楊曰我陞出已三月矣比為考功時雖鄉里
寧有一帕相餽乎以此謂子言過也後予每與馬公爭
用人不從則退不復言或即退公始曰吾今知汝矣假
使今日行事者於汝家得金千兩吾亦知是人寄汝家

者非以他也但不可太直終為身名累耳當時感公之知而不然其教後乃知公子為錦衣者每來囑事不從時謗於公公不信而陰訪之久乃有此說公可謂詳慎無私於予矣然予竟以不然公教而致敗則公亦有見於未來者與或謂公名迹多為於子溺愛而損何以云無私於子哉予特以其知予一節言耳

與除

洪武之制外衛軍七分屯種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

之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牛犂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毎月支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粮支三石二斗為種穀是徵五十石入倉具實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也後官吏為姦屯倉既逮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益困毎告訴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弊遂為奏改名曰與除謂以家小食穀二十四石及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穀也然穀之納亦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

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於是軍不困而官易徵迄今便之夫立法以穀在軍易費曾不知官吏之姦為尤大也然在上者皆委之制而不恤麟以武弁能念人困又能身任其事而垂便利於永久可謂賢矣麟廉甚靖遠伯王公驥能知而重之令亦列於滇之人物云

永昌

永昌攸始後漢書極詳自洪武二十三年武官欺誕以

為金齒後雖王靖遠輩立學校然竟不知在後漢已有學校文章也然豈惟王公輩雖以邱文莊之愽學多聞其載諸史綱者猶夫前也以是知考古之不易

益州

益州今四川成都府也諸葛武侯所謂益州疲弊者是也然漢武帝以滇王國置益州郡則今雲南至大理亦益州也漢志所謂分益州置永昌郡者是也今人知四川為益而不知滇為益者多矣

金齒

金齒非地名也事見於漢唐至元伐緬伐八百為金齒夷所遯遂伐金齒諸國此正東漢所謂永昌徼外之夷即今大伯夷種也後元立通西府於銀生甸即金齒夷之地地有蒙樂山最後不能守移金齒衛於永昌府洪武十六年永昌府為思倫所屠指揮李觀猶以通西府印來署掌永昌府事又元初設大理金齒等處都元帥府於永昌則内外之分猶嚴自指揮胡淵革永昌府為

金齒司彼武夫逞私固無所知然王靖遠驥楊刑侍專
能復立學校為碑記竟不知其原而以金齒夷名誤稱
至今祇可嘆也

老佛

朱子感興於老佛二氏意有輕重人嘗疑之累見雜說
中此無他佛之害大老之害小故也然亦朱子親見白
玉蟾輩而悅之所以其詞尤不覺右之也然終不徃從
此朱子所以為正也但道雖正矣而亦未究其終刀圭

入口白日飛升如此何飛升者三五十年人或見之過此則再不可見盖所鍊之神久亦散也若曰彼仙者固長在虗於空中二三歲一遊則慕其道者自多又何必如吾儒著書立教以導人也著書以導人學其道則彼固自知不能以其所鍊之神長存天地間也既不能長存則勤苦棄世若彼而終歸澌泯消散竟何益哉由是又為蓬莱五城十二樓三清仙籍之說以救之正猶佛本見其類之貪競淫汙一切絶之以為大快而死矣而

恐人不尚又為輪迴報應之説以救之也老有飛升長生之事而人終不知其飛升之不可長故朱子亦信之佛有輪迴報應之説而人終不知更生之事為閒有是故楊叔子探環之事咸書之殊不思仙佛殊術異技若要之久揆之道則自可不辨而明矣以朱子尚以所見信其事而不要其終則王縉柳子厚蘇黃以下至宋景濂以儒附佛而終不悟者又足言哉宜乎自王公以上齊民以下歷千餘載冥然曰輝曰道日新月盛而與聖

人之敎相終始也噫

詠鸚䳇

郡有一士以所題鸚䳇詩告先人先人嘗誦之曰此可以名湯鸚䳇以對鄭鷓鴣矣惜遠地無與張之也因志之翠閣香閨帶綠陰忽聞雲舌囀嬌音揔將懷袖温存意不稱雲林自在心籠絡反因毛羽誤矜誇休羨賦辭深隴山烔雨春雛小莫遣虞羅着意尋湯名淙字廷用號碧巖

韓信

太史公論韓信以為學道謙讓不伐功矜能可比周召太公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天下已定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予嘗思之雖使信謙讓不矜伐終亦不免蓋信唯用兵取勝以圖富貴其身初不在於為民如置軍死地以破趙自將三十萬先合餌項羽不利而却其以無罪死於趙楚者蓋不知幾萬矣欺其愚而愚不悟凡信之用兵皆此類也信所殺無罪之人不減楚天

道固以夷滅宗族報之豈不矜不伐所能免乎前乎信如白起後乎信如楊素不族誅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天道昭昭不可掩也太史公只據事立論未嘗深求若曰學道則固非信之所能矣

南園漫録卷六

南園漫録卷七

明 張志淳 撰

緬種貴

百蠻種唯思倫氏最貴洪武中嘗屠永昌擒守城指揮王真後遣使往諭方放還王真至正統初思仁遂叛盡取孟養宣慰之地孟養宣慰刀玉賔挈家來訴養子永昌暨沭忠敬征之而敗王靖遠始大征而破之思仁走緬甸死時刀玉賔已死絶靖遠以緬匿思仁與子思機

不獲遂以思仁所取孟養之地畀緬人緬以其長子銀起莽居守方以思仁尸與思機解京師無何思仁㓜子復為衆所立而攻孟養緬不能禦而畏殺其子遂盡以孟養地還思氏而保銀起莽歸緬却以狀上求得孟養并聽蠻沿江之地思氏亦狀上言緬不能撫其人民願立思氏永當朝廷差發時大征之後兵力已疲王固允其請使居孟養歲當差發立誓金沙江乾方許過江蓋知緬種獨貴而深防之也然彼雖無官其地自尊之如

王者既幸王允其請凡中國使至皆不遣坐多饒始得
侍坐雖千百戶皆然毋敢怠成化中太監錢能勢熾時
遣京官求綠玉琥珀諸寶京官皆小輩貪其重利始與
上下坐復與並坐矣至弘治初給外夷金牌信符兵部
只據官制有孟養宣慰使司遂頒給以金牌信符至滇
雲南鎮守及布政司亦莫辨時土酋思禄最能事遂以
此徧諭其所統勢益張乃取遮些外國拓地益廣值猛
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巡撫官以兵部督逼遣值毛參政

急於求進因以平猛密自任張大喜許毛功成保之代已遂會鎮守俾用兵挾撫相機乘之毛往訪計於騰有千戶尹銘言唯調孟養兵猛密即可破毛信之遂以銀牌調兵孟養孟養見毛勢輕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而得官與之則弱乃以羸兵來隨毛攻猛密猛密既輕毛勢又欺兵少則宣言曰天兵且退後毛官人要孟養殺我與他殺了看孟養兵原無鬬志又無甲冑遂大敗毛燒營逃出猛密設伏要之殲十七孟養怒因復起兵過

江敗孟密遂占蠻莫十七處不回而舊畫江不過之誓始不守矣時綿州金御史獻民巡按漢兵餓死於道傷於兵者甚衆欲奏以閣老謝公遷庇毛不敢欲不言事迹甚露乃具略節呈都察院後毛降貴州按察副使兵備趙烱降漢中府同知孟養遂過江不可制矣毛乃以策干京師雲南巡撫承前意乃以使功不如使過保毛復任撫孟養益無所畏毛遂㗇巡撫請兵征孟養事下兵部兵部只請遣官再勘孟養乃入貢訴無叛情誤致大

罪願以蠻莫等地歸之朝廷且請比普安州米魯叛逆伏誅尋以其族為土官例欲復宣慰司如舊内閣洛陽劉公健以為無官彼亦自王其地有官則可制與吏書馬公欲議許之而内閣謝公遷以毛故議不許值刑書閔公珪浙人也亦右毛而與兵書劉公善竟不許而遣歸孟養思禄死子立復弱地復歸於猛密矣然靖遠畫江不過之防終不可守基禍將來此其端與

烈女

郡中一指揮有四女而死其妻大肆淫蕩女皆淫奔非類中一女已納聘久夫家知其母與姊妹宣淫欲退親取原聘禮其母固與爭訟不與女善解之使還其聘聘還女遂自縊死夫家聞而賂祭之徐訪之方悉其貞可謂難矣

分羨

漢高分羨之語先儒以大義非之至永新劉公定之作宋論亦引此以恕高宗和金為母為可哀而不可非皆

不足以究漢髙為智之大用權之精也葢其所以敢為
是言以欺羽者必其内能陰結項伯以有恃而史失載
也觀伯自受珠夜去之後而范增劒舞之計俱沮破於
伯而終易姓受封則自太公吕后被執之後漢髙有不
陰通伯而求其保護者乎伯既可恃則為此分羮之説
以老羽乃所以全太公吕后也合羽欲烹太公而伯止
之之言並觀之則分羮之言亦與伯預通之矣卒之太
公吕后自歸非漢髙用智行權之善能及兹乎而後世

竟不識也親猶身也身有痼疾久則致死其人只知愛身而不敢針砭毒藥恐不能愈而速致死其子知用毒而可得生則仁人君子是其父乎是其子乎即此可見漢高之善於救親矣而顧非之豈不迂哉苟以於親不忍為此言此正迂儒之常談而宋高宗之見也曷足以救其父哉如我朝己巳之變所以不與也先求和而一意戰守乘輿自反其有得於用智精而處權當矣使漢高日為哀求祈請而無項伯之用則太公死於羽矣安

望五日一朝之慶哉

紀傳

史記於項羽為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為居也可見故史記據實而為紀而漢前亦無議之者又可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為列傳然則羽當時行事果與張耳彭越輩埒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其視朱

溫篡唐不啻鵬鷃之不侔歐陽五代史猶以溫為本紀謂紀實善惡自見曾不以羽紀為是何哉班固好諛遂啓後世之曲筆殊不足取也若謂推尊本朝則如司馬楨氏列為世家亦可已然遷史紀之矣而不曰楚不曰覇王而曰項籍至漢則曰高祖是其輕重之間亦精矣世知尚遷史而不知其識正見精遠出好諛之班固動稱曰史漢班馬故少別於此俾有真識定見者裁之

曹操姓

曹操父嵩本夏侯氏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故冒曹姓嘗疑操當為王時必能知其本姓矣而終子孫不改所冒以復本姓之故不可得偶見杜瓊傳言當塗高為魏因言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天意也因知此等讖緯操豈不飽聞而飫聽之所以封魏公進魏王終冒曹姓而不復夏侯者其欲篡漢而代之無往而不極其姦謀耳

禪授

王莽篡漢則假之周公之居攝其攻翟義則全擬大誥
然當時皆能識之後之者亦不復可見矣曹操之篡漢
則假之堯舜之禪授且貽謀於丕專擬唐虞當時唯豪
傑斯能識之後之者自晉宋齊梁陳東西魏北齊後周
隋唐五代宋罔不遵其制然則操之姦雄才略優於莽
者此亦可見使操不值昭烈武侯與吴之君臣其一天
下也無難事矣予嘗為之論曰昭烈武侯不幸而值操
操不幸而值昭烈武侯不然邪正雖殊德力雖異均可

以一天下矣

詩意

歸田詩話載所作還珠吟以短張籍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之句殊不知張因當時已居節度使幕下而知張者又辟之故張作此吟以答之而道其實非立意以為教也瞿宗吉不原張意而擬以正之已昧張意旨又云楊復初題其後云義正詞工使張見之亦當心服夫義雖正矣初不知原張之心與事張何由服

乎祇益張不博考之歎耳

文繁簡

國語載晉侯使隨會聘於周一事左傳襄公十六年亦載之共七十餘字其視國語共四百三十八字者繁簡何如也然以文章觀之則左傳之文劣矣夫二書均左氏筆也而繁簡之間優劣頓異知文章者固不可徒以簡為上也意左氏必以著於傳者為不足顧又於國語發之與

盜娼仁義

郡有偷兒知一家夫不在而其母與妻織布且畢夜伺之寢將穿窬取之至久姑詈其婦懟而先寢俄而婦自經於機旁偷兒大呼其隣與姑起而救之婦得不死又一賤娼滇士有事至者醉宿其家有銀數兩在袖中夜密置枕下向曉有友急呼之告以家禍其士驚起遂歸行十里許憶所袖銀置娼家枕下自以為必不可得矣試返而求之娼曰固在此完封還之夫人至為盜為娼

本心已盡亡矣而因憐死止盜因假義不取然則仁義之根於性有固無時而息耶而仕以行義乃貪利無厭殺人喪已方㧞㧞然大小交慶而略不耻何也

五刑

今制五刑笞杖徒流絞斬古之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然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則又以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為五刑矣若秦漢之要斬斬左右趾城旦舂之類均不

出此而只異其名也

三字義

每讀書作文只云義利顧無敢用利義者只云利害顧無有用害利者因靜思之天地之理必有義斯有利故曰利者義之和曰義以生利曰以義為利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利根於義有義斯有利也天下之事凡有利必有害故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曰利之所在害之所在也曰小人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

蓋害根於利有利斯有害也若曰先於義則利隨之先於利則害隨之有自然不可逃者而今士只先於利而不知害何愚如之害至不知而視以為利則為害至矣是故覆宗絶嗣害何其深彼只妄歸之命壞名災巳子孫不昌彼則妄委之數顧以害為利而終罔覺也夫利肖於財賄極於身名貪汙無知者利之粗也全身好名者利之精也其為利一也粗而粗應精而精應其為害一也或疑古之為義者身亡家破世絶者多矣何謂利

根於義而自不可離乎則請以好名為利之心反觀彼之名所以亘天地繫於人心而不泯者為利不亦精乎故曰皆自然之理必然之事而人自不識耳是故無義之利則必害義之一字主宰乎利利之一字附麗乎害失義則切於利而迫於害矣合義則近於利而遠於害矣利在中義在利上害在利下此三字之序昭然貫古今通四海而不可易者而士之作文脩辭者畧不少究其義千計萬術以求以利身利家欺上罔下豈非愚之

甚哉予嘗作二字義説其旁引推明頗備辭多不能載

征麓川

靖遠伯征麓川初用江西徐節仙行符術説思任用黑犬等物有識皆笑之後於所斬慢功官士皆以為奇功各陞其子曰當時不如此功不就令不嚴也有識又稱之

夷稱法

大伯夷謂天為法法作上聲故其酋皆加法字如思仁

法思機法是也其有告請則不敢加法字中國行彼亦不用法字也

猛㳡

猛㳡舊屬木邦其陶猛亦同姓初木邦宣慰罕棵以女曩罕弄妻司歪因猛㳡有寳井故使守之棵死子落立落死孫它為宣慰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㳡叛然猶未敢侵占木邦也南寧伯毛勝既以賄創始鎮守遂大誘取猛㳡寳石俾自入貢從是勢益張至成化十年雲

南鎮守太監錢能日遣人誆之以取寶石其勢始熾至成化庚子太監王舉索寶石不獲遂疏其叛木邦之罪請征之曩罕弄懼有江西人周賔五教之曰今萬閣老名為要錢又當権且新結昭德宮與萬皇親家最密若遣人賷重寶投之不止不征更可開衙門討官矣於是遣人多賷金寶徃見萬遂許之召職方劉郎中大夏咲以美遷俾徃官司柄劉不從遂舉丁憂都御史程宗任之時雲南廵撫吴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令萬

公甚嗛汝敢復忤之吴𡨚懲不知所為遂卒程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時成化十八年壬寅冬也造曩罕弄所遣撥萬之使已備悉萬意矣及宗往凡猛密使至皆犒宴之木邦使皆辱之與曩罕弄出迎不思曩罕弄以是益踞傲不出且索見欲坐講宗亦許之而鎮守藩臬多不欲直曩罕弄不至宗遂自往過南牙山就見之既坐則曰我猛密之於木邦初如小象在大象腹中今小象長成大於大象矣可使復納於舊腹中乎宗遂盡以所奪

木邦地界之為設安撫司而木邦所有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由是孟養諸蕃大失望程宗即為雲南廵撫驕奢貪縱日益甚尋陞刑侍郎轉刑書而曩罕弄遂盡取木邦之地罕究奔猛止不如一村孟養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之僅得命矣遣孝廟更化萬黙程歸而復值林憲副俊方大叅守住猛密猶以緬書來如前鶩鶩林杖其二使猛密懼始得故地畀木邦又必欲進貢由木邦方遠雖不杲然以時政清明又林方秉正木邦始有

故地什三四而足以自立矣當林杖猛寮之使衆危之巡撫王都御史詔自滇來永昌以防變聞遂懾服王甚嘉林後罕究死子烈遂與猛密為世讐而日交兵焉其心只怨成化之屈遂忘弘治之再生其命而在上竟無知之者夫猛密之失萌於毛勝盛於錢能王舉而成於萬程終使再無以善其後如此不識史書其事可能不誤否故書予目擊耳聞者於此然亦撮其概而不能盡其詳也

稱寡人義

幼聽瞽者唱詞稱寡人不知其意稍長讀孟子始知其解一日先君舉以問即以寡德之稱對先君又問曰稱孤何解遂不能對先君曰老子書曰貴以賤為本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又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恐據此解為是予謹識之長而取老子書再玩之覺寡德之稱真誤也

掘陵

輟耕録載元總統楊璉真伽發宋陵寢暨唐林二義士之事甚詳後華亭彭瑋又訂補其未備則我聖祖之功德照耀古今矣但云桑哥矯可其奏則於元世祖亦欲末减然揆之理則裒諸骨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至張士誠方毀觀命名之義與世祖誅桑哥後又三年方崩而傳及數世不敢毀之意推之則實世祖可其奏而非桑哥矯制也瑋不察此而信勝國之諱詞豈不誤哉又理宗本不當立以濟王得怨於史彌遠遂立而終不為

濟王立後故身後之報若此至於徽宗陵唯有朽木一段欽宗陵唯有木燈檠一枚此正天道發見以暴賊檜之欺誣而亦不置論故因表此三事以附之

論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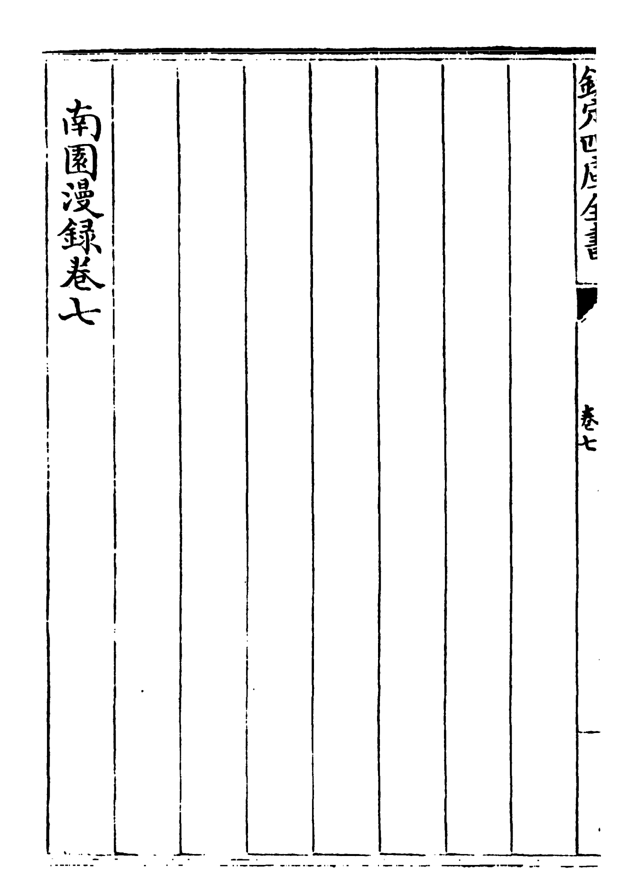
輟耕録林昉會友遊山擻云人有殘縑敗素一山一水售之千金至真景則略不加喜無乃貴僞而賤真耶近亦有此論此全不知畫之妙理者夫山水誠真然非跋涉登臨其可得覩縱得覩焉其廣大淵深其可得究令

夫名畫撮山水之大而布於咫尺之内坐而閲之造化之顯著物理之幽潛一展玩而可使塵襟洒然心目怡曠與真宰遊而與世氛絶爾自得其妙殆與樂於詩而陶冶性靈者同揆彼以真偽為言者豈足以知此哉夫以朱子之賢蘇子之達罔不留意焉則非深得其趣者固未易言也

本心明

三原王公既畄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

胡亮迎宴於平夷田閒亮曰比王某何如亮曰甚好敬重公公不同能徵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怨王公而本心難泯至如此為士者可不務乎



南園漫録卷七

南園漫録卷八

明 張志淳 撰

高起居

高起居者名華山東人也洪武中以起居注充軍於永昌始至掌印指揮欲延之為西賓高固辭由是發左千戸所俾守昇陽門以苦之久而千戸意其倦也乃使人代其役而教其子高又固辭乃復遣人誘之高曰吾既以為罪軍發于頭為千戸教子弟執戈守門分乃千戸

怒俾日持鎗不使代髙安之千户益怒遣大雨彌旬髙妻孥皆居城旁之官舍千户遣人雨中逐出不使居衣衾皆狼籍於雨中妻孥對泣予先伯禾齋從髙學因率同學往請曰其等俱有屋請移去何至自若於雨中如此請益勤因語先伯曰彼怒至此而吾即有所歸是甚之也遂處雨中至昏乃徙嘗告先伯曰吾為起居同罹法者三十餘人刑部尚書開濟引奏上閉目不答久之

人并山東大臭子生員做的着去充軍其餘的都殺了當初引奏時自分必死只跪於後俟得旨即撞死陛下以免此一刀不意獨蒙免死之命因自思之同罹法者每見上意喜皆爭先進言一值上怒皆縮恧失措唯某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亦不敢惴默所以遂蒙天監而獨貸此命也志淳聞此而恨生晚不及見之嘗以聞先君云高唯一子生一孫今皆湮滅矣不識天道竟何如也志淳竊謂此足見高廟真罰之一端而不上起吾之

一節恐久復無所考見也因備述之

内奢

吳歩隲手不釋書被服如儒生然門内妻妾極奢綺頗以此見譏令京師士大夫之有名者最多有此而人更慕之以為善處官此亦時好使然歟

使大理

南詔即今大理府也事著於唐頗備逮宋史雖有大理

詔謂南詔夷甚服諸葛大理傳中亦不載

仙之詩

朱子感興詩深信仙歐公感事詩深非仙朱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歐詩曰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解如蜕蟬換骨脫其形既云須變

化何不任死生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虬
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
復遇諸塗富貴不還鄉安用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
與為徒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
太虛等為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
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歐公生朱子前百有餘年
二詩想亦朱子之所見而好尚不同如此竊意朱子因
一時見其事而發又志在不從其術故不覺稱之而不

暇究極其終無也歐公因平生考其實而發又歷見其不能長生故不覺斥之而不復推求其暫有也不然吾誰適從哉

蒟醬

蒟醬之名見於史記注釋亦明矣因宋周益公偶失記而妄對蒟醬之名顧益顯此物余地所產蜀都賦所謂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長二三寸是已生時深緑色日乾即黑雲南檳榔以此及濾淨石灰合而嚼之呼為蘆

子郎人販於雲南動數十馱也柍榔廣西所食即其心乃藥中所用也以三賴及蔞葉共之乾硬無餘味雲南所食採其嫩者分為四連皮與心合以蒟醬淨灰食之軟而有香味然此物只下氣破氣飽後頗宜令日食不置唇齒皆紅而士夫反從之為宜殊不雅也唯三原公至滇不食焉

慕容垂

晉書慕容垂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即帝位以太元二十

一年死死時年七十一則初為燕王叛符堅時時方五十八九歲何符丕遣姜讓責之乃曰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堅亦曰念卿垂老而為賊恐必有一誤

嬖幸

漢哀帝嬖董賢遂病痿痺而早夭符堅嬖慕容沖遂至喪亂而身死近見名臣有功業間望而或死亡或身後不競每求其短皆坐此也可忽之而不戒哉

減年

昔居京師見進士減年歲益甚每思宋寇莱公凖不肯減年以應舉者矯之而無對者後讀司馬朗傳乃知伯達志不損年以求成正可為對只當時見書不多耳

嫡庶

庶不止為妾生亦有以嫡庶言長少者如鄭莊公與公叔段俱武姜生莊公封叔段於京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則同母弟亦可以稱庶矣

骰子

令擲骰子而博者曰神擲亦有本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後寶勸垂殺苻堅曰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又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

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招魂箟蔽象棊有六簙朱子註云箟竹名蔽簙箸也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簙也言設六簙以箟簬作箸象牙為棊也曹偶也遒迫也投箸行棊轉遒迫使不得擇行也倍勝為牟五白簙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按曹植制雙陸用投子二至唐以重四為堂印則投子猶用二然前已有雉梟盧之釆則投子不止用二矣五白五木五木為投子五五白豈投而無雉盧梟者之名故呼

以屬數為助乎然今慱唯雙陸用二而大投或用六用十其取采定勝負又不同矣疑古摴蒲彈碁之用投子別有制也觀裕投五木則時用五投子寶三擲盡盧以為五木之祥則其時唯以木為投子而數止用五又不知用六用象用骨用玉始於何時觀朱子以用象牙為碁釋楚詞則用象牙始戰國矣但以五白為簙齒又與裕寶之用異焉

著述

著書古人道有諸已不得見諸用故不得已而為此若幸遇明時道有可行又何著書然亦有感事與時而著若朱子為趙汝愚見害於韓侂胄而註楚辭是矣然序楚辭者道不及此

正統

歐陽永叔因五代史帝梁而不黜以為欲著其罪在不沒其實意亦可矣至論正統謂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此何言耶楊廉夫因元修宋遼金史上言

以論正統意尤善矣至論宋之君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此何益耶蓋秦雖能一天下其行事之迹可考也宋雖可為正統其得國之由可徵也歐楊二公顧於其實昧之者無他知黜五德之運之説矣而未究事理之紛雜以求合乎正統之名義所以厭衆人之私而不覺已之蔽也愚嘗思之能合天下於一謂之大統合而有道謂之正統雖能合天下而不以道若秦晉隋只謂之大統一統可也若其前世合而有道已為正統後為姦

臣簒奪他族并吞而其後尚賢或不至無道若漢昭烈晉元帝宋高宗則仍以正統歸之此以理言若隋晉秦元則但可謂之一統斯無議矣所以然者彼於道甚逆而以勢一之故也若曰宋之取國亦不義則請比之秦晉隋元自還優也歐陽公於梁則云不失其實而其罪自著却又强求秦世比之商周姘已要之有一統天下者據實待以一統其先有一統而正其子孫猶可稱而干其統者又惡而未能混一若魏之承漢梁之承唐之

類自不足論只於一統酌其賢愚善惡正不正而別之斯於義例無偏而可據矣

地理

宋論言朱子建言欲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宗社久遠之圖而引葬術精於郭璞而不免王敦之毒手子思葬孔子不聞有此異術而竭奕萬世愚每驗之葬得吉地子孫多昌葬得凶地子孫多敗有灼然不可誣者如孔子功德冠萬世當時雖無葬術而地必自吉矣如郭璞

死於王敦盖彼生有定命初未嘗為已擇葬而遽死矣此難决其術為泥也大抵天括乎地人果善為天所佑子孫當昌雖不擇地或擇地罔不逢吉而後必昌矣人果不善為天所殛任擇地求術罔不逢凶而後必替矣盖天之理能包乎地外也先君深於地理術而恒言其理如此今觀之朱子與蔡元定擇葬而欲綿長其後世至令蕃衍於福雖云功德所致然擇地亦昭然不可掩者看來為善以為本擇葬以為用為善存諸心擇葬求諸

地得其本者用或可忽失其本者雖日孜孜尋地精術亦無益矣近見名卿士家專精地理者而後嗣多衰替故益信天理包括乎地理之說為正

宋論

幼時讀永新劉公宋論引漢高周平王以見高宗之可矜而不可全斥其非已覺不強人意緣此遂云當時雖有澤綱昺浚為相張韓劉岳為將恃以支吾則可矣欲望其制烏奇邁尼瑪哈　君臣之死命豈易能哉夫昺浚

張劉則誠不能矣使以澤綱為相韓岳為將則豈有不能制金而復中原者哉觀岳之郾城駐兵烏珠將棄洛遁遁則人各乘勝有不能制烏奇邁尼瑪哈之死命哉以岳一將其效且然使以綱主之於中而又助以韓劉於外烏奇邁君臣其能當之此事理之明白易見者而永新乃如是立論使在宋世幾及趙鼎亦難矣哉

辱末

今世俗多以辱末祖宗辱末世界詈罵人家不肖子孫

及惡人之貪不知耻者若士夫則曰玷辱汙辱而已用是俗言辱末字無考亦莫能觧偶見漢書有汙𧸖宗室顔師古註云𧸖音秣謂塗染也然後知俗言亦有本也

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盖出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之論者譏其賛辭佻巧又創為皇后紀復采王喬等說事入列傳朱子又非其不録胡笳十八拍而載悲憤二詩盖曄極無行義之人也其傳琰之初意已自有

在而何能深探哀怨發中之旨哉只如邉韶之傳竟何所關繫試使七家舊列於漢書𦂳亦當删去之而載之至今人皆喜談以為故事殊不可曉

好佛

佛教彼地之夷皆酷嗜女色金寶爭戰故佛氏出而通絶之既絶諸好因静而明所謂善知識者是已夫以其類之溺而創見佛之拔出如此固已傾企而又見其知識迥異如此是故奉其説而行也然佛亦自病死矣則

類之黠者乃廣之爲再生三生輪廻報應之說以保其常存而因以自利此盖夷之智者以眩其類之愚也自東漢引而入之遂不可救正縁帝王皆利而惑之如唐太宗之英明猶然則他可知矣獨豪傑如蘇子瞻輩好之尤甚甞疑其喜恠誕瓌異之談以自放非眞其不知其妄而事之者偶見其寫金剛經施僧題曰爲亡考資冥福以祖母繡旛捨之金山又曰以資冥福看來其好原在利佛之福而不識其誕也以蘇之聦明盖世而一爲

佛之福利所惑遂昏昧至此才可恃乎所以然者蓋自老泉以上皆事之如綉播之類漸習已久而不自覺也以蘇之才使早得三遷之教其昏於利豈至此乎人家任婦女事佛以為可以化愚亦大誤已

金多

王鎔為節度使以金二十萬謝李匡威納李克用縑二十萬又進幣五十萬糧二十萬又以幣二十萬賂朱温按五代史鎔所有地自其父景崇以上曰世為成德軍

節度使皆今真定府一府之地也而財貨之多如此則
唐季節鎮之取於民者多矣欲不亂不亡得乎

中書校事

魏蔣濟所言中書事事極似今之司禮監程昱所言制校
事極似今之東厰錦衣衛行事校尉蓋緣士之仕者通
不識義理而致此也豈非勢使然乎豈非吾人不飭以
召之乎

節義

予郡北有北津橋俗名板橋有李姓婦李氏家在城中有色而寡居景泰末都督毛勝來鎮守以達旦降中國又首謀鎮守其勢熯炎聞者震讋聞李色即遣人取之其姑與父母聞之皆褫魄爭勸從之婦不應只以刀隨坐臥不置曰再來即自刎勝乃別遣官以勢動之守死不二遂獲免先君每聞旌表節婦輙語予曰達旦來鎮守而李氏能以死拒之不辱則後之旌表者風斯下矣及予歸訪之湮没不可究矣因為識之

考官

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廵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私謂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公無私矣宜孝廟之重之也

早朝詩

唐賈至早朝詩王維杜甫岑參皆和之今天下善書者

皆書之胡仔評四詩佳絶恐未深究四詩至雖首倡視三詩少劣岑不及王杜前四句渾雄竒特三家皆當遜後四句似乎力竭視王若少貶焉胡皆以佳絶似欠别白矣不識知詩者以為然否

所見

黄參議金鳳陽定逺人也為予言成化中曽見二建㢈人内官呼為大哥見生員通不識内官為言之皆唯唯其時亦老矣而身材甚矮

南園漫録卷八

南園漫録卷九

明 張志淳 撰

花押

輟耕録載元時蒙古色目人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以為押字用印始於周廣順二年因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正德已巳予在南京戸部見各監所出長單太監少監監丞一監不下二十餘員皆是印押凡解納錢粮必於原額三

五倍至十餘倍方獲長單不然不得完本部咨行都察院各行巡按御史拘追曽見楊州解鹽三萬觔於三監上納解官忽然令隷背銀入部哭訴云兩監已借補鹽值十分完矣今㭍監借此銀三百兩尚打出不收告欲自縊予諭以死亦徒死則請行於本府諭以不可見於行則請代言因知㭍監掌印者頗純良乃遣人告之彼隨令人回言曰先年止五員官今簽書二十餘員彼不押其印字我雖掌印將如之何借使以我所有分以與

之亦何能得其押字怪我則誤矣聞其説遂慰諭其官而遣之夫元用闕故使刻花押令內臣皆中國人能識字矣何以亦刻押

事定

吏部楊主事子器慈谿人也在部好言事而不及大者堂上與諸僚皆少之弘治丙寅冬楊又上言初建立泰陵中有水時督造太監李興自弘治初有殊寵勢燄薰灼遂下楊錦衣獄尋遣司禮監押楊往衆謂楊必遭與

毒手及至興寧奴客罵詈欲捶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哥何必粗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他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回奏實無水楊榜甚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矣不二日即還原職歸部詢所自內臣共欲重其罪太皇太后聞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沒水便罷如何只要擺布他因此不俟運炭引工即釋當夫興怒之時皆以為禍不可測蕭則為解之及無水之後皆以為謫降

必至重而又有望外之宥然則官之在人固有一定之命雖謫降與擿擊之細亦非人所能為也

鄉俗

永昌五十年前時有為詩者多可觀幼誦一絶云杜宇枝頭百舌吟何人不動惜芳心桃花織雨梨花雪鋪得春愁一寸深又題菜燈云草堂照破虀鹽夢華屋燒殘肉食心如此之類甚多先君五十以前好作詩故與之交往為客因竊記前詩其人姓陶名寧字致遠亦明經

與今日為社學師者異矣

對父語

令閣老西涯李公子兆先穎敏有異才而不事舉業且日唯狎遊於巷曲公知之書於書屋之壁曰今日東街明日西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見而別題於下曰今日黑風明日黄風調和鼎鼐相公相公蓋時適有多風之異故也一時喧傳都下至內寺俗夫亦能道之兆先不久遂卒公竟無子以姪嗣

無以解

幼讀孟子集註無以則王乎朱註曰以已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見下文共一千二百餘言所以謂之言之而不止也及後滕文公問章則曰無以則有一焉朱註無解下文僅五句共二十三字作必言之而不止則於理不通後見管子言牧民不在多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又桓公曰勿已其免覇乎又桓公答管仲曰無已則鮑叔牙可乎管仲云云桓公曰無已則賓

皆無可乎無已字凡數出義皆非是言之不止之義且二字見於戰國之時文字甚多義皆更端之意或者彼時方言如此須以意會之自得若以言之不止解已誤作不得已解尤誤須於當時語言文字中求之方免誤矣

子糾非弟

程子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已質諸春秋荀子而辨之矣今以管子所載觀之尤為可見管子載齊僖公生公

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侍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召忽曰可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夫國人憎怨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云云則子糾為桓公之兄明矣諸兒立為襄公弒於公孫無知而無

知又弒於雍廩則子糾當立明甚桓公以弟弒兄不可
異論矣程子遹置不考只取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有
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為證夫厲王張敖所進美人
之子嘗呼文帝為大兄而驕甚故昭一時為書因以子
糾為弟而見殺於兄桓公殆以糾比厲王以桓公比文
帝以警之也豈可以為信而盡廢漢前諸記乎程子之
誤明甚而朱子再不考究則是昭一時書札有為之言
顧可加諸春秋傳記管子之上哉斷不然矣

解禮誤

予為稽勲員外郎時江夏劉主事績以陳澔禮記集說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真有考據而陳之說良非也後孫九峰知之謂予曰陳氏說朝廷已頒降天下不可以劉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追思之誠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舛誤者只緣劉狂誕自高又制行不檢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鎮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并其說禮之善考索之博不惟人不及知而予亦忘矣惜

哉

死義

成化乙巳江西郭御史紳為予言初選黄巖知縣文選黄郎中孔昭謝翰林鐸俾之訪正學方公之後遂極意尋訪終無所得盖方公當死難之時有誅十一族不恤之對故親知罔不罹禍迨洪熈將改元始蒙仁廟以太子令旨釋宥然已無存者矣自後每聞大夫士論公之死以為只如張公紞周公是脩輩道自足矣而過以口

語犯文廟以自取誅夷憯毒如此謂為賢者之過中然以公之造履精粹豈以過中自處者盖當時身受主知任天下事非張周二公輩比故必欲如是斯足以盡此心而無少歉再不暇他計也殆若曰我任君之天下而使至此我一死奚足以償之此其死義所以必至如斯之烈非無見而偶過也果從張周而心可安責可盡公豈好名與義而有所加尚者哉

刪述

史記孟嘗君傳刪去馮煖三窟之計最為有見矣至并煖問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皆刪去却别以守而責之息愈多為說要之煖為人收債非得其視吾所寡有之言其敢輙焚券而返孟嘗君抑何以謝之也此一段似戰國策所記近人情為實事而史記更刪之雖文與理皆周備恐終不如策之情實得真也細玩之自見

天路

楚辭山鬼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朱子在天字作句而謂韓昌黎詩用天路幽險難追攀亦誤近見古賦用天路者甚多如班固通幽賦曰仰天路而同軌馮衍顯志賦曰唯天路之同軌且易亦有天衢之亨安知屈子不用天路而必以路字屬下句乎殆不可曉也已

都御史

今之左右都御史即秦漢之御史大夫也當時稱為亞

相令之左右副都御史即漢之御史中丞也又謂之宫正令之左右僉都御史漢唐宋初無此官故亦通稱為中丞若少别馬後魏嘗以中丞為中尉舉以為稱亦可矣

言官選

弘治中一給事中上疏為急救社稷事其言曰見今強敵欵塞社稷甚危宜急招人納粟以救社稷後值考察又一給事中上疏言外官多賄賂大臣絺主顧以庇之

請朝覲官到令緝事衙門遣官校於門外秤盤其行李
孫九峰以疏示予予以為是吏部之所考選者令復何
言孫後選科道稍不專於鬍胖長且訪其友行得人頗
精孫出則仍舊矣曰此有英廟旨疇敢易之由是以鬍
胖長為主以考論為名矣故有謠曰選科全不在文章
但要生的鬍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穿得硬幫幫
然豈止衣裳哉穿厚底靴以示長干內外勢權以交薦
殆不可勝記矣予承乏文選遣將考選科道因欲法孫

意又以舉業論不足見人識見文學乃以前代諫疏命題先考教官之備選者凡三十餘人無知諫疏體者衆為一閧以為異遂通仍舊而公論猶謂法孫之稍訪其行為是今掌銓者不知文學而剛愎自用遂假不拘形體而惟私惟利惟請託是主既不訪行又不主齗胖長又不看論優劣見閣下閣老焦公芳王公鏊皆大驚駭夫以人物選固是矣一於人物而通不計其學與行已非況通不計人物乎又以舉業論定之已失其所謂學

矣而并此又不論一唯私意人情是從如是而望言官通達國體公於是非枉直足以發之筆端傳之後世以感動朝廷其可得乎宜乎急救社稷則請招人納粟求清黜陟則請稱官行李也志淳以為皆吏部之所考選亦或近本之說而自愧斯言則多矣

定字

史記時用定字如陳王定死主父定死之類不一後此不見用唯宋書內見之也然作實作信作真亦通但不

若定字樸而文也

雞㙡

雞㙡菌類也唯永昌所產為美且多雲南亦有頗粗永昌以東至永平縣界尤多但鎮守索之動百觔夷人製之鹵莽故通不可食此物惟六月大雷後斯出於山中或在松下或在林間不定也出一日采者尕小而嫩五六日即爛矣采得洗取土量以鹽煮烘乾少有烟即不堪食采後過夜則香味俱盡所以為難雞以其形言㙡

飛而歛足貌雖作蟻全誤𡚁作蹤以為菌亦通

斗母法

天順初武功伯徐公有貞謫予郡居法明寺之歸休庵士欲見之者候至已刻因詢諸僧僧云公每夜禮斗至三鼓後方寢好事者訪其繇曰公為巡撫時聞一老僧善相且前知因訪之至則老僧不為禮公甚怒老僧曰嗞來吾能救公一死何怒欲返公驚其言强坐老僧曰公此去官極品由文轉武但亦遭極刑公懼乃請於老

僧授以法令必急方行後天順改元公以功為武功伯入閣尋為石亨所陷置獄明日將行刑其夜大風吹折大明門壞下馬牌亦吹去公遂得謫此語皆有據矣然以一老僧而能以術救一大臣之死命於理亦碍予意僧或有異術前知其事故假此以風之而侈其術之神也果曰命當極刑夫豈術之所能逭耶

南園漫録卷九

南園漫録卷十

明 張志淳 撰

大寺碑

郡城西北五里許俗名大寺山寺廢無子遺矣成化弘治閒掘得其碑甚宏麗然皆闕其所載碑陰常住田畝財貨之繁恐鎮守者因而生事輙碎之近復得一小碑予因使全之遂得觀焉寺蓋蘇氏所建也文雖不足觀而可證永昌之為郡在元已盛且與金齒夷之地迥絶

無相涉而景泰間所脩新誌皆匿舊誌以荒其地而故侈胡淵之功也然藉此又可見當時貨財之般非今日可及而蘇氏施財以求福利者今澌滅已久則事佛果何益哉是皆可以垂戒而舊誌謂郡城盡夷於思倫者正燬寺之時也因備録於左其文曰天地以生育萬物為心釋氏以慈悲衆生為念盖生生不息天地造化生物之仁也化現無方我佛慈悲勸善之法也天地生萬物未嘗責報於萬物佛憫衆生亦曷嘗求報於衆生哉

人茍有善為造物者必豈其報而厚其生也於戲盛哉西方大聖人之教不治而不亂無想亦無欲所以見性真而成道速化俗易而感人深雲南自開闢以來上而唐虞三代之寬下而秦漢歷朝之盛非所有也諸葛孔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南方始定歷晉隋唐而下非中國所及也皇元混一區宇治隆古昔際天極地莫不來庭癸丑年世祖皇帝御駕統兵由西番道深入大理時段氏以山河之固據其域見天威莫測遂率其部以降

而雲南六詔悉平厥後委命大臣烏蘭哈達首整其緒繼遣平章賽音迪延齊紛理其科民遂生而樂業者迨今七十餘年矣永昌乃大理名郡實孔明過化之地東距闍黎八百媳婦之界南靠金齒伯夷緬國之疆西鄰吐番西天之域北接洱水滇海之涯重鎮地也距城西北五里有古栖賢梵刹曩因兵火廢為荆棘土埳之望有蘇氏而慶名者其先智隆賛貿段氏降始授永昌千戶管民之職以供給征捕建都致於王事子慶繼襲其業

累遷民職多歷邉功欽奉梁王令旨授同知鎮康路軍
民捴管府事撫治邉夷既滿且代遂恬退閑處灰心利
禄樂善好施念國家生厚之恩祖宗栽培之德將何以
報之爲是於延祐甲寅之元大捐己資俻建棲賢夷棘
除礫命工輪材首建闕殿奉大日遍照如來左右廊廡
僧寮齋廳庖廪門術百堵作焉鐘鼓有樓經典有匱舍
巳田貳拾肆雙捐真貝叄千餘索以充常住放良驅肆
人以爲洒掃繼脩後殿以奉藥師佛作無量壽觀世音

各一千像飾目全金繪壹百捌觀音白蓮海會東方世界主八大佛母壹陸天帝釋主者八大明王十二宫神摩訶迦羅七轉天神塑粧壹拾陸羅漢鎮殿四天王左右明王像畫五十三叅海會八大菩薩五百羅漢十二神王三界一切靈享印造華嚴經八十卷般若經六百卷諸品名經一千餘部泰定甲子歲作浮圖一十叁級於紺殿之前髙一十五丈有奇前後殿堂金碧彩絢凡寺之供具一應用度莫不備焉落成又念永昌為太皇

太后湯浴邑龑氏具建作之由獻以充官上為皇家祝
延聖壽下為人民祈禱福田有司以聞奉帝即法旨省
府榜文特為加護扁額曰報恩盖佛之化人也𦍒而此
邦且近佛國故信之深而思之至也會余以蜀鄉貢泮
永昌釋道惠求言以傳不朽余嘉其闕之勝也左挾釋
迦補陀之聖跡右腋龍泉雞足之名山後倚西山千仞
之翠屏前對東山富樂之秀巘俯視一川之勝森羅萬
狀之雄真永昌佳境蘇氏捨數萬緡修寺以報本捐已

而歸官則三心五願六念十善盡在是耳茍非其心洞識幻化疇克爾耶吁齊景公發一善言熒惑為退三舍王晉公庭植三槐子孫位至三公是造物者不責報於人而豐報於人也東坡銘三槐堂曰王氏之福蓋未艾也余於蘇氏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乃識其始末而作偈云釋氏教弘遠幻也大鑪鞴利鈍歸陶鎔無在無不在充塞天地閒其大竟無外歸而感諸衮須彌等一芥善哉蘇氏慶灼然了三昧亟猛捐囊金建諸天法界上

以報君親下而覺盲瞶懋績鐫堅珉永刼長不壞泰定三年歲丙寅七月既望永昌府儒學教授華陰楊森記濮陽庋金秀書承事郎同知永昌府事汴京張埜先篆功德主蘇慶弟蘇祐蘇祥男達海天祥松壽相壽椿壽天定姪世昌明安㕘耳山壽蘇恭住山釋道惠等立石其篆額云棲賢山報恩梵刹記其帝師皆高一字與梁王同於此不獨見前元之重佛而藩王能授人以官如此而官誌之不足據亦已甚矣閣老邱公濬學士程公

敏政動曰正史可據然則永昌立學曰金齒司儒學自正統丙寅至今如吏書王公直學士王公英為記為詩又如兵書王公驥刑侍楊公寧輩皆居此日久何道不及金齒非永昌學校元設已久乎夫以一指揮之勢能使譈慼至今士十餘年上下無敢言者顧謂宋太宗之事與夫天下之廣唯正史官書是信可乎故不厭其繁而録之以見正史官誌之不可盡信亦非曰誑誕小説家為可取特在公是公非用意考尋而識見筆力無與

已私則得之矣豈可獨以官史為真以其違官名臣不論而盡枉其人與事乎

儉德

沐忠敬王晟初征麓川時駐永昌久嘗以布汗衫二命一指揮浣補指揮浣補畢則再以細布如其製成之以上沐顧笑曰汝以我為無此耶但不可以侈自奉耳所謂不欲折福者以此遂却之故當時皆服其儉德

天理

聖賢之言只論理理原於天故曰天理理具於人之性故曰性理理各有所宜故曰義理理皆見於事故曰事理理在於治民故曰治理天地惟有此理故能成一個天地天地中惟人全備此理故能參天地然這個皆資氣而行氣有駁雜故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不能盡其本然人性有善無惡之理不能全其一二只憑氣使以自私自便如世上大惡與出世之所謂仙與佛千端萬種清濁高下皆是自私自便而已聖如二帝三王孔子其

理不駁雜於氣已賢如伊傅顔曽思孟其理微有駁雜於氣已矣人於此理强半自主乎氣而失之却獨於天之福禍責以全盡而不雜於氣豈不誤哉予毎見古今善惡之報紕繆差舛有不可言者故思其原如此知乎此則勢利人謀得喪之際又不足言而惟自盡於理而已矣故覺唐人論天者通是溺氣之私以自便利之説也不獨唐人論天今有司求雨暘時若於天者抑不思天所以賦與已與百姓之理可曽盡一二而責天必不

少違豈非愚乎

服善

吏書河南耿公裕嘗曰吾為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墻而行葢愧之也時耿公方代王公為吏書而心服王公如此可謂賢已志淳為吏部主事時親見公子自三原來省公止如商旅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奉之又見公

女遣宋監生者出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曁正德元二為吏書家首飾皆雲南所造寶石皆比勳戚而更過之矣揆厥從來何以闖王公之藩籬乎

戊魁

國朝大魁前甲戌張信無聞丙戌林環戊戌李騏庚戌林震皆終脩撰壬戌劉儼終禮侍後甲戌孫賢終太常卿兼學士丙戌羅倫終脩撰戊戌曾彥終太常卿兼侍

讀庚戌錢福壬戌康海皆終脩撰今甲戌唐皐聞亦老矣凡戌魁無一人至台輔豈有數耶然如羅公之道高一世名聞四海則氣數固不能以勝理矣

有子

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次即有子次乃曾子則當時門人之見固已先有子而後曾子矣再以記與孟子所載證之則有子於道亦深矣借以曾子得斯道之傳先之校之諸子不猶賢乎校之宰我不尤賢乎今乃以宰我

為哲配享殿上以有子列於廡下原其初只以四科無有子故也然四科只以從陳蔡之難者言之故曾子不與而特列四配顧於有子不究其賢與其不與難而使之後宰我可乎今以二子言行論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視使民戰栗之對孝弟為仁之本視短喪之問其他如問喪之足以服曾子之類視晝寢與從人於井爭寵於齊者相去甚遠謂宜升有子於哲以配享易宰我於廡以從祀斯義為允而卒無知求其實者可慨也夫

老兒當

正德初内臣最寵狎者入老兒當當字作去聲讀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唯寵狎是尊京師稱勢燄可畏者輙曰是當裏的

元順帝

元順帝為宋瀛國子詳見庚申外紀而旁證於元史明宗素謂非其子之說與余應之詩歌皆有據依矣予嘗見袁柳庄子忠徹所著符臺外集言嘗詔見遍出宋元

諸君之遺像俾觀之親奉聖諭曰宋自藝祖以下諸帝
何皆清癯似太醫然及觀元諸君曰何皆狀碩乃爾此
都是喫大羊尾子的至順帝忽曰此何以獨清癯似太
醫也忠徹不能對後見他書與元人詩歌方悔恨不能
多知而舉以應詔以增表聖鑒之精因記之表之說甚詳
予不能悉記然即此可見順帝為瀛國公子無疑矣史
綱乃一切不信甚至史以秦政為呂不韋子則曰漢人
之謗也呆齋論宋太宗之事則又曰元人何不言也自

相抵牾蓋不可曉嘗舉以問同年蕪湖李布政贊荅曰子未嘗親炙邱公公志高天下而學博才贍勵名節然家庭之間不免私嬖婢僕之累故其為書盡黜前代隱事以自掩如文宗代明宗之事史綱亦曲為之辨云

觀史

漢高統重兵首入秦宫見珍寶美女之盛欲留居之聞留侯諫即還軍灞上過陳留時時問邑中賢士夫好酒及色嫚罵惡儒之人如此蓋幾乎數求哲人改過不吝

者矣而觀史者不及之

詩文傳

嘗見出像千家詩古文珍寶二書其所選詩文混雜髙下於深處通無所見然自予七八歲時見之至今板刻益新所傳益廣而好之日益多豈以淺近故耶而古詩文之不傳者何限也

友義

予郡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蔓不事生

産丁乃以白金若干託符曰子支蔓不事生産身後恐即耗煩為容妝而訓使治生改則畀之不可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日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資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則畀之焉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焉生彌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為汝轉假其子如命往符則以其牲醴置丁之靈几前為文告曰君不鄙予託予以

子而委我以財今君子克家矣財凡若干兩盡以付君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更窶財不相負不足論而又能忠誨其子俾有成可謂難矣郡人盡能道其事然八十年求近似此者何嘗聞耶又可為世道嘆也

緬甸

嘗聞郡人使緬者言其宣慰自尊使者授氊如古之僰膝着地而坐面之其下亦然蓋即其俗之跪也其自稱

曰緬王其夷語所常稱則以朝廷為兄也與木邦宣慰孟養土官殊不同竊思緬雖狡詐然力弱惟水是恃而不能攻勢比木邦孟養為劣問之使人云不如是彼即不供給夜或陰害所以如是屈於彼也近因觀元史乃知命為緬王待之過厚皆始於元使如我朝首使之為宣慰司豈敢如是乎因地遠而元人又急於服遠而過視之也

初讀否泰錄見所著述甚美後讀天順改元詔與錄所述又絕均出詞臣之手代言之職而於朝廷昭示天下萬世者乃如此則紀事得實豈易也哉

倭國

元史載元世祖欲通倭國詞恭意勤自至元二年至二十三年或婉其詞或加之兵使臣被害軍士被陷倭竟不至夫倭自漢魏晉宋隋唐開元貞元中宋雍熙後皆來朝貢論强大則魏晉及唐宋豈能逮元而倭顧朝貢

於彼而絶於此雖夷類狡狂或者彼亦不顧服從乎元也不然聖朝自洪武至今何朝貢有常而無間乎當時許衡勸元示之以寛不識能推原及此否倘推及於此則宜其仕元之不能自安也

用妓女

張世南宦遊紀聞載黄銖與朱子友善銖毋為詞之序云力脩寳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妓來乞詞則明仲在當時宴皆用妓然張思叔在程門屬意於妓曰不

害道胡邦衡志節猶溺於妓則宋制不如今遠矣顧人才益劣何耶

南園漫録卷十

題南園漫録後跋

往草此以付幼子合合時方九齡今合試京師五年偶於其書笥中見之殆不復記憶悵然興懷乃自録出然以是是非非枉枉直直斤斤明明視筆談不及士夫毀譽者異矣後欲藏之遂見廣昌何公喬新集所載撫夷録謬甚然後知姦邪矯誣足以欺一時矣而其術又足以假名臣聞人文其惡而惑後世用是刻以久之或以招尤速累為虞者則曰孫盛紀枋頭之敗桓温謂闗門

戶事諸子請改𢧐大怒更為定本寄慕容儁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吾不佞敢自棄不如春秋之民不如東晉之士而又敢以不如桓温待今世之賢哉

乾隆御覽之寶